

去年,我从六楼搬到没有电梯的八楼,当我向来我家的人说是为了房租便宜些时,他们都只半信。八楼风景更好,从客厅的窗看到的

海,六楼是小碗,八楼是海碗,而后窗的落日,也比在六楼晚几分钟。难道不是为了风景更好?他们来时是冬或春,只看到风景更好,如若现在来,他们就会知道房租便宜的原因——热。楼顶没有隔热层,太阳出来几小时后,屋顶和当阳的墙壁开始发热。我起得较晚,每天上午推开卧室门,如同一盘菜,把自己端进已预热好的烤箱。

除了楼顶,我还有一面朝东的阳台,朝南的墙和窗,朝西的墙和窗。没有北方。我有理由怀疑,我有这个城市以及郊区,来得最早、去得最晚的漫长的夏天。

来得早的夏天,白天更长,夜晚更短,我没有起得更早,而是睡

初夏才到,很多事情等待发生

周 慧

得更晚,像一个夜行动物,乱梦无数醒来即忘,情绪波动如夏天的海浪。阳台的菊花重新开了一遍,韭菜生长迅猛从花盆沿垂下长长的叶子,酢浆草早早开花结籽,趁季节还早又发了一次芽,又开了一次花。

每天上午我都会拖一遍地,刚拖完时地板湿滑,跑酷的猫不停打滑,刹不住脚,转弯时滑出去一两米。翻起身后它一脸懵懂地看我,这是我一天里最早的笑。地拖干净便可以打赤脚,夏天,最凉之处莫过于瓷砖的地板。同时,我也需要床能稍微干净些,而猫的跑酷路线里必有床,它肯定疑惑为何踏上此物后有如此神奇的弹射力。

前几天去蛇口,一个曾经住在蛇口几年、现在住中山的女生说,夏天深圳的云特别美,其他地方都不像这样。你看,她翻出手机给我看她在大巴上透过车窗拍到的海面上的云。她补充,照片拍不太出来它的特别,其实特别蓝,云特别白。我说中山挨着深圳也有这样的云吧。她说没有,真的没有,我找过很多次,不知是不是因为这里有海,天蓝一些云白一些。

于是我们聊起云如何美,海面上方悬着平行般的云团,缠着山峦的云,比山更高的云如何遮住太阳,如何给山投下大片阴影。我们一边聊,一边去一个书

店,聊书店老板夫妻离婚后女人分得当初借款买的一批书,在外找工作不顺为了还债不得不回到书店打工,从老板娘变成临时员工。三个年龄段的女人,70后、80后、90后,三个单身女人,两个没有工作,一个做着临时的工作。我们聊起如何读一本书,用什么形式读。书店几十米外的房子,一平方米要十五万元。但我们的夏天是一样的,傍晚是一样的,贵的便宜的焦



虑的舒缓的,单身的有伴侣的,身处同样的夏天的傍晚,看到同样的云,获得同样多份额的美。

初夏才到,很多事情等待发生,但我们并不着急,像车行至某个站点,人们会下车,也会有人上车。与偶遇的人告别,与生活里的偶然和必然告别,再往前走,去另一个站点,另一个季节,另一些偶然与必然。



5月15日《新民晚报》一则“串起‘长江百里生态秀带’,崇明环岛景观观道一期工程两座闸外桥完工”的报道,唤起了我深藏心底的有关鸽龙港、三沙洪的记忆……

崇明鸽龙港、三沙洪轶事

丁 汀

20世纪70年代中期,农场知青每年冬季都得参加崇明岛“兴修水利”的开河工程。当年开河全靠“人工手做”,一把崇明锹,一副泥篓,一根扁担打天下。鸽龙港工地位于东风农场西侧的长征农场,以三沙洪为界,分为两个近邻农场。开挖鸽龙港,是崇明岛西部的重大水利工程,工程量大,从属于农场地界的北沿公路算起,一直朝北通向长江北支流,所以近邻农场的劳力需统一调配,全力支援开河工程。以前,知青都在本农场地界内开河,这是首次出场开大河,青春热血燃起莫名的自豪。

长征农场某队作为我队几百号开河人的住宿地,辟出了由芦席、油毛毡搭建的棉花仓库。泥地上铺上稻草,中间留一条通道,便是我们的大通铺了。每个人的被头行李已于清晨由拖拉机运走,大队人马则肩扛开河工具,步行去长征农场入住地。崇明的寒冬特别湿冷,刺骨的寒风从破旧的芦席孔洞里刮来,仓库内温度几与野外无异。第一夜大家特别累,仓库里鼾声如雷,翌晨才发现棉被都被冻出了一个

人形硬壳,挂在铁丝上的毛巾、湿袜都成了硬邦邦的冰条。所幸,机器的生产班长带来了一只100瓦电灯泡救了急,大家轮流匆匆烘干袜子,再想烘湿冷的长统套鞋时,已被人催促上工。

外场来支援开河的连队,一日三餐都由自己单位的食堂做好,用手扶拖拉机送到工地或住地,早餐是糖精馒头和粥,午餐有红烧大肉和炒黄芽菜,晚餐有菜炒肉片和红烧萝卜等。当然,下午3点左右送一次馒头之类的点心已成常规,都是青春年华,干农活容易饿。待到所承包的河段开通,验收人员宣布通过后,知青们才松了一口气,互相发烟,筹划起晚上的“小老酒宴”……然后纷纷打点行李,依然扛着工具,拖着疲惫的脚步踏上回队之路。一般大河工程结束,队里会放一天假。其时,离春节回家已不远。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五年间,我曾在东风农场千人大厂的无线电厂工会、职教科室工作,厂职工学校设在距三沙洪不远的新红旗队。每逢周末清晨,我都会骑着脚踏车去三沙洪赶农民自发建立的小集市,买来青壳螺蛳、野生黄鳝、河鲫鱼、自养土鸡等农副产品回宿舍烹饪。黄鳝买来后,模仿菜场鱼摊,弄条木板,一头钉个铁钉剖肚取肠,清炒鳝段味道交关赞;杀鸡宰鸭更是不在话下。有一年春天,我从三沙洪小鸡摊贩的竹笼里买来十多只鸡雏自养,因缺乏养鸡知识,到了黄梅天开始害鸡瘟,每天有童子鸡摸头摸脑。我舍不得丢掉,每天吃一只,还以为童子鸡鲜嫩滑爽,结果吃了四五只以后,开始口唇生疮,这才赶紧停止。后经老农指点说,“黄梅天”养鸡要爬高养(即放到楼上),避开潮湿泥地才不会瘟。

参与鸽龙港开挖工程的艰辛和三沙洪小集市的口福温馨,在我的青春岁月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反差记忆。待空闲,一定故地重游,一睹岛上“秀带”新景及鸽龙港、三沙洪上的两座新桥。

端午时节,家里的厨房早早就忙开了。

通红的火焰,欢快地舔舐着黑漆漆的锅底,发出兴奋的呼呼声,间或夹杂着一两声噼噼叭叭的柴火爆响。土灶的大锅热汤里,码着整整齐齐的长粽,锅上压着一只硕大的盖子,盖子上面蹿出白茫茫的蒸汽,就像冬日里的一场浓雾,整个厨房都被填得满满当当。浓雾里闪现着妈妈热汗涔涔的脸,她总是守着灶头。雾气里氤氲着一股清香,那是草本植物挥发出来的特有味道。姐姐们依然围坐在一起包长粽。

包长粽的糯米,需选取生长周期长、光照时间足、颗大粒圆的晚熟糯米为佳。浸泡糯米的汤,也是特制的。姐姐哥哥们爬到后屋的山上,用刀砍下一大捆的绿油油的黄金茶树。背回家后,劈下树枝,摘下树叶。妈妈用清水洗

净后,倒在大锅里加水熬成汤。然后,将黄灿灿的汤舀进两只水桶里,冷却后,水桶里摇晃着一片金黄。这时候,就可以将洗

长粽芬芳

抒 敏

净的米倒入水桶里浸泡。三到四个小时后,颗颗糯米圆滚滚地涨大了一圈,外表全都镀上一层金色,闪烁着富贵的光。

在大木盘里灌满水,水面漂着箬叶和龙须草。这些泛白的箬叶和龙须草,咕咚咕咚地喝足了水,缓缓地沉入水中。苏醒了过来,表面的颜色由白慢慢泛青,最后变成翠绿,它们又活了回来。

包粽子的箬叶和龙须草,是上一年暑热的季节采摘的。屋后苍苍的大山深处,潺潺山涧边,覆盖着一大片翠绿的长长的阔阔的箬叶。妈妈用粗粝的双手折断箬叶的竹结处,发出啪啪的响声,一会儿就采了一大捆。采箬叶时,要眼观六路才好。因为在葳蕤的箬叶丛中,常常会有毒蛇乘凉。每年的采箬季节,总会发生人被毒蛇咬伤的事件。爸爸沿着山涧,手脚并用攀爬上人迹罕至的陡峭岩壁,去割又长又细的龙须草,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背着龙须草倒着退下来。我们小孩子的任务,就是将采摘回来的箬叶和龙须草,用两根稻草把它分扎成一小捆和一小团,再齐整整地铺到晒

谷场上,摊在烈日下曝晒。两天后,箬叶和龙须草,由青色变得苍白,重量轻如纸片的时候,将它们码齐捆扎,再搬运到瓦屋的楼上收藏起来。

我在灶前不断添柴,等到两个多小时的蒸煮之后,粽子熟了。妈妈从雾气里扒出一棵长粽,放在长桌上。圆润修长的粽子,长约一尺,箬叶外面还沾有一层的热气,一会儿功夫就风干了。长粽里渗出了油渍,粽子变得亮泽起来。

用手轻轻扯开箍在粽子上的龙须草编成的结,再撕开一层箬叶,黄灿灿莹、闪着微芒的粽子便显露出来。我轻轻咬食一块,里面的腌肉已经融化,夹杂着爽爽的霉干菜,与糯米揉合在一起。温润、香糯、醇厚的味道迅速霸占了整个舌尖,一种清新、松爽、熨帖的感觉从腹中随着经脉涌向周身。

或许,经霜的晚糯,历经酷暑、冷秋和寒冬的洗礼,汲取了山间田野的清霜之气,凝结了日月之精华;生长在浙南山区独有的黄金茶,在多雨闷热的环境,造就了去湿、抗炎、止血,还有提高免疫能力的功效;箬叶和龙须草,野生在高山水涧、巉岩上,浸淫了山间的朝露暮霭,吸附了大山的厚重精灵。所有的这些,都历经火热曝晒和高温蒸煮,在凤凰涅槃中,去除了青涩、顽劣之气,再加上农家原生态的土猪肉和霉干菜的点睛式提顿、契合,还有一家子辛

1994年,小提琴大师帕尔曼随著名指挥家梅塔和以色列爱乐乐团首次访华。在北京,帕尔曼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为挤满大礼堂的学生们上大师课。第一个演奏的学生是陆威,著名作曲家秦鹏章的外孙。他演奏了《卡门主题幻想曲》,奏毕,他自己不太满意,觉得六度双音不太准。帕尔曼接过他的话茬说:“拉得够准了。你的技巧已经很好了,但更重要的是音乐表现能力。观众是来听音乐,而不是来看技巧。你要学会推销自己的音乐。”帕尔曼意犹未尽,继续发挥道:“假如你是个丝绸商人,你用平淡的语气对客人说‘我的丝绸不错,买点吧’,那个客人会买吗?如果你换一种强烈的口气说‘嘿,快来看哪!我的丝绸一级棒。看这颜色,看这质地。告诉你吧,它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在长城根上发现的!’这样,你才能打动他!”然后,帕尔曼从琴盒中取出他的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边拉琴示范边讲解,直到陆威奏出的琴音比较动人了,他才笑了笑说:“我现在有点打算买你的东西了。”

帕尔曼用幽默生动的语言,点出了古典音乐演奏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即音乐家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技巧,更需要丰富的艺术表现力。重技巧、轻表现,大概是中国古典音乐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弊端。其实,早在1979年,作为最早访华的世界级音乐家之一、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人知道斯特恩,大多是从他访华时带来的电影团队随拍摄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中,斯特恩在参观完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一间间学生琴房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这句充满褒奖色彩的话广为流传,让中国人非常受用。但是,斯特恩说的另一段话是许多人所不了解的。在上音为接待斯特恩举办的座谈会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的小学水平很高,每个学生都很有才能。可是,到了中学就差一些,到了18岁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老师们的回答各不相同。



斯特恩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指导学生时,有意识地帮助中国学生解决他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当时还是小女孩的何红英为斯特恩演奏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他突然喊停,让她把开头的旋律唱出来。何红英有点不知所措,斯特恩微笑鼓励她不要害怕。当何红英用甜美的嗓音富于感情地唱出了那段旋律,斯特恩称赞道:“好听极了!”接着问她,你为什么不像唱歌那样拉琴呢?何红英再次演奏,犹如被施了魔法,琴声焕然一新,变得动听起来。观众席上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

斯特恩在北京要开两场音乐会,一场是独奏音乐会,另一场是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上海的优秀青年小提琴家唐韵被召到北京,作为斯特恩的替身,提前和中央乐团预排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正式演出前,唐韵为斯特恩演奏了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斯特恩满面笑容地倾听着,给她提出的意见却十分坦率:“演奏和弦时弓子压得太厉害了,应该横向拉的动作多一点。”大师一语中的,唐韵的演奏效果瞬间改观。

音乐是有呼吸和生命力的。富于情感和色彩的变化是音乐的感染力、生命力之所在。音乐家不是匠人,他的创造性,在于能敏锐地感知并呈现音乐中丰富的情感和变幻的色彩,以情才能感人,示美方能动人。这大概就是斯特恩、帕尔曼给予中国音乐家的宝贵启示吧。

苦劳作、相濡以沫的酸甜苦辣,所有一切揉合在一起,才成全了长粽如此绵厚、隽永、芬芳的味道。这也是童年时家的味道。



七夕会

古人认为萤火虫是杂草腐化而生,《礼记·月令》云:腐草为萤,还起了许多好听的名字,如西晋崔豹在《古今注》里称它为耀夜、丹鸟、夜光、宵烛……每一个名字都那么美。我更喜欢唐代大诗人李白称呼它“月边星”,其《咏萤火》云:“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作月边星。”天上的星星像一群贪玩的孩子,玩着玩着,不留神掉了下来,就成了一只只萤火虫儿。

小时候,每逢夏夜,萤火虫非常多,成群结队,聚集在河湾处的草丛、树林间,一闪一闪,发出淡蓝色的梦幻之光。“萤火虫,点灯笼,飞到西,飞到东……”我和小伙伴唱着儿歌,拎着玻璃瓶,到野外捉萤火虫。看着它们小小的身子,发出那么小的一点光,怎么也照不明一片地方。忽想起《三字经》里的句子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想起老师讲的那个叫车胤的孩子“囊萤夜读”的故事,怎么也不理解,那么一点儿微光,如何照着读书呢?家里大人被问得不耐烦了,劈头

诗意萤火虫

刘琪瑞

盖训道:“哪来这么多为什么?就是激励你们这些皮孩子好好读书学习,甯食玩!”由于独特而灵动的发光特质,萤火虫常常成为文学作品里美好的意象。泰戈尔在他的《萤火虫》中赞美道:“在墨黑的夜空点燃自己,为远方的你送去一丝光明。那全部的幸福,都源自燃烧的我,暗夜中模糊的你。”萤火虫的生命是短暂的,发光的时间更短。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的生命也很短

暂,她写过一首《萤火虫的季节》:“又到了萤火虫的季节。用新新的麦秆,编一个小小的萤笼吧。沿着小路编呀编着往前去吧。鸭跖草开着蓝花,小路上露珠闪闪,光着脚丫踩啊踩着,往前去吧。”她还写有一首《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只有分寸的宽敞,也要向着日光照射的方向。”对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萤火虫是光明,是童话,更是埋藏在心中的清澈的梦,正因为它的短暂而可贵。

在乡下,村里老人会说,夜晚不用怕,萤火虫会带你回家。南宋诗人舒岳祥在《萤》里也说:“却忆江村无月夜,篮舆一路照人归。”如果你在村头的林子里迷了路,萤火虫会打着灯笼,在前面一闪一闪引领着,你向着这飘忽的微光走,一直向前,找到家园。